

历史上真有“闯王宝藏”吗

历史与传说之间,常隔着一层迷雾。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攻破北京又迅速败亡,其席卷而来的巨额财富下落何方,是一个缠绕了数百年的谜题。在电视剧《大生意人》中,剧情围绕“闯王宝藏”展开,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么,“闯王宝藏”在历史上真

“闯王宝藏”传说的由来

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而亡。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复杂,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崩坏是重要因素,这在李自成入京后表现尤为突出。

崇祯帝曾下诏要求勋戚百官捐饷,响应者寥寥无几。而大顺军入城后,却从这些权贵处榨取出巨额财富。例如,崇祯帝的岳父周奎此前仅捐银3000两,其府邸却被搜出白银50多万两及无数珍宝。综合史料估算,大顺军在北京获取的白银总数达数千万两。

然而,李自成并没有时间利用这笔财富来巩固政权。4月13日,他为讨伐吴三桂率军东征,4月21日至23日,大顺军在山海关一带败于吴三桂与清军联军,被迫弃守北京西撤。在清军的追击下,大顺军连战连败。次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下被当地武装杀害。

民间难以接受其迅速败亡,于是产生了李自成未死、剃发为僧的传说,更将其所获巨额财富想象为隐藏起来的“复国之资”。“闯王宝藏”的传说由此风行。

荒唐走板的传说

关于“闯王宝藏”的早期传说中,“十八驴三十担”的说法深入人心,见于清代赵翼《檐曝杂记》:“闯贼之败也,以重资界十八骑,令匿于楚、蜀间。”此说植根于史实:李自成撤离北京时,确实用大量骡马车驼运载财物西归。史载其将金银熔铸成饼,用数千辆骡车装载。其溃败路线为:北京→保定→真定+太原+平阳→西安→湖广。沿途屡遭截击,财物散落,成为各地宝藏传说的直接源头。

沿着这条路线,各种传闻在民间滋生。湖南宜章莽山流传“石岩冲,三座桥;慢行百步走,三窟金”的口诀。张家界永定区青岩山有“三箭齐发,指向金穴”之说,与清初方志“闯王兵败后,以十万金宝窖于酉水沿岸”的记载呼应,当地溶洞曾发现刻有“大顺二年”“西安府铸”的银锭。

在湖北通山,传说更具奇幻色彩。当地九宫山黄株包附近的“落印洞”被视为藏宝地,相传闯王金印坠入,夜间发光。

陕西商洛是李自成早期活动地,《商州志》载“闯贼退至商洛,分其货,藏于山穴,以备复起”。当地的“闯王寨”“闯王洞”等地名成为传说载体。四川北部大巴山则有“大顺银窖”传说,曾挖出“大顺通宝”钱币与少量银锭。

早期传说中还常出现具体人物,如李自成麾下大将李过兵败后隐居湖南天门山,被民间认为携巨宝藏于山中,其墓碑“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的铭文被解读为藏宝信号。山西还流

传过“晋商靠李自成遗金发家”的说法。这些早期传说的共性在于:锚定历史地点与人物,却将“分散军饷”夸张为“集中宝藏”,将“零星遗存”演绎为“藏宝密码”。

文学里的“平行宇宙”

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闯王宝藏是核心情节的引擎。金庸自述灵感源于清代史料与民间传说。小说中,宝藏被设定为李自成预埋的“复国之资”,藏于长白山“玉笔峰”,由胡、苗、范、田四大卫士后代守护。四家因对宝藏用途(复国还是济民)产生分歧,世代结仇,引发冲突。金庸将藏宝地设于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长白山,则暗含反抗清政府的隐喻。

在《大生意人》及其改编剧中,宝藏传说与晋商崛起史结合。故事里,李自成溃退山西时弃宝于山谷,被八户村民所得,他们借此经商,发展为掌控金融的“河东老八家”。宝藏被具体化为“五百尊金罗汉”,总价300万两白银。这一设定部分借鉴了历史上山西巨富亢氏(“亢百万”)的传说及其资本来源之谜。故事着重演绎“财富诅咒”:首先得宝的亢氏家族最终人丁凋零、毁于大火;“老八家”则竭力否认宝藏存在,甚至修建假金库迷惑外人。主角通过分析明末清初平遥财富的“无理由集聚”,逆向推断出“闯王宝藏”这一原始资本,此情节暗合了民间对晋商暴富根源的浪漫化想象。

其他文学作品如作家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将宝藏视为“均田免赋”的物质基础,其散失导

致民心流失;民间评书《闯王秘藏》则融入了江湖门派争夺的元素。这些叙事内核一致:对源于暴力掠夺的“不义之财”进行道德批判,追问财富的正当用途。

现实的回响

闯王宝藏传说历数百年而不衰,其背后是中国社会的多重心理动因。

首先,它与晋商神秘起源的民间传说深度绑定。学术界认为晋商靠“开中法”(以盐换粮供应边防)、边贸和票号崛起,但民间更青睐“得天降横财”的戏剧性叙事。晋商富可敌国(清末票号资本超亿两)、经营模式神秘(密押、地下金库),以及山西恰在李自成溃败路线上,都为传说提供了土壤。20世纪90年代平遥古民居地下银窖的发现,虽非闯王宝藏,却证实了晋商藏银习惯,间接助长了传说。

其次,传说引发了真实的寻宝行动。民国年间,阎锡山曾秘密在晋中挖掘,据称找到少量大顺银锭;20世纪50年代,湖北通山考古发现大顺军遗物但无大宗宝藏;2017年张献忠“江口沉银”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再度激发了公众对闯王宝藏可能存在的兴趣。考古界的共识是,李自成财物早已分散流失,但民间寻宝从未停止,人们追寻的不仅是财富,也是对历史之谜的执念。

最后,许多民间寻宝故事结局悲惨,如寻宝者内讧而死、得宝者挥霍败家。连大顺将领刘宗敏的结局也被民间解读为“贪财致祸”。这并非否定财富,而是强调获取方式的正当性。在现代社会,“不义之财终致祸”的观念仍有其现实意义。

据《国家人文历史》赵恺/文

王安石的退休生活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罢相回到江宁(今南京)之后,就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之间一个名叫白塘的原极荒芜的地段,购置了一块地皮,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稍稍做成了一个家园模样,作为他的府邸。府邸的周围别无人家,房屋也仅蔽风雨,并不宏伟壮观,甚至连垣墙也没有修筑,看起来像是设在路旁的小旅店。因为它距江宁城东门和钟山主峰各为七里,王安石就为它取名为“半山园”。

王安石经常出游于江宁附近各地,有时骑马,有时骑驴。马是宋神宗赠送的,驴是自己买的,他还雇佣了一名牵卒。后来马死掉了,便专骑小驴。有人曾向他建议说老年人出游最好乘用肩舆(轿子),他不肯这样做,并且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苏辙曾在一道奏章中说王安石是一个“山野之人”,大概就是因为王安石的衣着装束和举止行动都不像当时一般士大夫们那样斯文、雅致和奢华之故。而他的这种本色,直到做了许多年的宰相之后,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钟山有一座佛寺,名叫定林寺,因距离半山园较近,凡是不到别处旅游的日子,王安石就到定林寺去。那里有专供他居住的一所房子,王安石经常在这所房子里读书、著述,或者接待来访的客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就是在这里与王安石相识的,他为这所

房子取名为昭文斋,并当场题写斋名。

对于一向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并因此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当他北徙汝州,路过江宁时,王安石竟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加以接待。这时候的王安石,对苏轼只谈论一些与“诵诗、说佛”有关的话题,对另外一些到半山园或定林寺来访的人,也都是谈论一些同样的话题,基本上是不大议论时事的。

然而像王安石这样曾勇于担当变法重任的人,是不可能对现实政治、国家命运漠不关心的。只有对思想上、政治上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他才乐于与之谈论这样的问题。他在写给女婿蔡卞的一首诗中说:“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圃……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元丰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生了一场重病,有一次昏迷达两日之久。宋神宗派了御医前来诊视,经多方治疗,他才得以痊愈。病愈后,王安石对于几年来所经营的半山园和附近的几百亩田产,全觉得是一些累赘,就向宋神宗陈报,把半山园改作僧寺,并由宋神宗命名为“报宁禅寺”,把在上元县境所购置的荒地熟田一律割归钟山的太平兴国寺所有。这年秋天,王安石一家又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个小小的独院居住,不再自造宅第。

据《现代家庭报》周军/文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风采

勤劳人 吉祥人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良作